

希望中国科幻能够定义未来

□ 吴岩

我从事科幻研究、教学和创作多年,见证了我国科幻从边缘走向热潮的整个过程。这里我想分享一些个人冷静的思考。

科幻究竟是什么?不少人认为它以科技为基础,事实并非如此。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类型。国外有英美、苏联、日本、拉美等不同脉络,但核心始终是文学,科学只是它处理的材料之一。

那么,为什么我国特别强调科幻要传播科学?这是历史的需要——晚清想通过科幻引进科学思想,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。但这并不代表科幻的本质就是科学。科幻做的是想象力和创新的事,不能用科学简单规范它。从跨学科的角度看,想象力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,甚至比知识更重要。

说到想象力,有一种说法:未来以审美为核心,审美能力决定人工智能的高度。这种能力从何而来?科幻作品是很好的资源。阅读科幻较多的人,能掌握更多元的思维框架,更知道从何处寻找答案。

十年前,中国科幻大会举行。同期首钢园也转型为科幻产业集聚区。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同样从2016年起步,当年产业规模约100亿元,2023年已突破1000亿元。

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小,但对比同年动漫产业(3000多亿元)或华为产值(6000多亿元),其实并不大。客观来看,中国科幻产业正在稳步增长,并非指数级爆发。

数字增长的同时,我们也应该思考:供给侧是否过剩?以科幻阅读为例,我国每年出版500-1000册科幻图书,相当于每天有2-3本新书问世,读者根本读不过来。科幻图书如何吸引更多读者,需要认真思考。

更深刻的,是科幻作品中“中国性”的缺失。中国科幻要与国人的生活 and 关切相结合。一味模仿“外国味”,读者未必愿意买单。科幻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?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一百多年。我们去国外交流,外国科幻作家也常问:你们的“中国性”在哪里?遇到危机时,我们怎么想、怎么做?这恰恰能体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。讲好中国故事,就要把这些差异讲清楚。

讲好中国故事,还涉及话语权的问题。为什么人们总觉得美国科幻描绘的就是未来?因为他们掌握了“未来定义权”:在经济实力加持下,通过文学作品定义未来的模样。中国科幻能否定义未来?我们“出海”,就是要争取这种定义权。

国外的科幻奖项遵守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评价标准,我们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国际性科幻奖项“星球奖”,但这需要时间。

面向未来,我认为要继续开拓市场,鼓励大众参与创作——不限于小说,也可以是视频、短剧、游戏等。一旦开放,就会催生大量创新,正如网络文学一样。要把科幻产业真正做大,需要更多人的参与,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持续投入。

科幻不仅是千亿产业,更是新时代的一种文化基础,是想象力的标尺、创新的土壤。我希望未来中国科幻不仅能“破圈”,更能“定义未来”——定义属于我们自己、也属于全人类的未来。这条路还很长,但值得一步一步走下去。

(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。本文由科普时报实习记者袁蓁杉 记者王文洁采访整理)

科幻教育,鲲鹏展翅

□ 尹传红



科技日新月异,前沿探索不断突破。这

为科幻创作提供了丰沛的现实土壤与灵感源泉。

2026中国科幻大会举行前夕,第五届鲲鹏青少年科幻文学奖终评结束。这一奖项历经五载深耕,已成为国内科幻领域兼具专业性、包容性与示范性的重要平台,为中国科幻的薪火相传、人才培养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力量。

本届鲲鹏奖组委会收到国内外两万余篇投稿,涵盖科幻小说、诗歌、插画与短片,投稿者以大中小学生为主,也有青年作者。这些作品表明,中国科幻的种子正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,想象力扎根中国大地、融合本土文化、观照现实,呈现多元绽放的态势。

作为本届奖项“科幻小说”板块的终评评委,我审读了大量来稿,感受到许多作品自觉融合了多元养分:既有立足膜宇宙、意识上传、熵变能量等前沿理论的硬核构建,也有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汲取灵感的人文探索——将庄子哲思、三星堆文明与未来科技熔于一炉。评审中,我们注重科学设定的严谨性、艺术表达的创新性,也看重创意的独特性、情感的真诚度与成长的可能性。值得肯定的是,青少年创作者大多没有固化套路,敢于结合校园生活、本土符号与科幻想象,作品充满朝气与活力。

这些创作实践,其实正是科幻教育结出的果实。那么,科幻究竟能为青少年成长带来什么?我们期待它在中小校园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?

《青少年科幻教育指南》已然给出了回答。该指南于2023年5月29日在第七届中国科幻大会上发布,其中写道:“科幻教育依托科幻作品,激发好奇心,培养想象力、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,为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助力。”

深度参与《青少年科幻教育指南》研制的北京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周群,对科幻教育有着特别的感悟。她将《流浪地球》等科幻作品引入语文课堂,借助科幻的思辨特质,通过读写结合引导学生展开“思想实验”,培养其批判性思维,拓展多元视角。她认为,科幻教育的育人宗旨、路径、方法,跟科技教育、新高考改革、拔

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底层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。几年前,周群将这些思考与实践经验整理成文,发表在她于《科普时报》开设的“面向未来做教育”专栏中。

如今在全国范围内,校园科幻教育的探索正逐步展开。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特级教师曹勇军带领团队构建了“五个一”科幻教育课程:一个学生社团、一门校本选修、一次作文大赛、一项科幻活动、一本科幻杂志。每个“一”各有作用,相当于功能模块。譬如“科幻作品阅读与写作”选修课采用写作工作坊形式,老师讲解科幻创意、世界观构建、情节设计等,培养科幻写作思维,让想象力在科学框架下具象化表达。他们的科幻社团还举办“黑暗森林之歌”夜读沙龙,学生通过演唱、朗诵、情景剧等形式深度解读《三体》,让科幻“活”在校园里。

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实践同样别具特色。该校六年级母语中文组特别设立的“科幻月”课程,涵盖课题设计、演讲、辩论、写作、电影赏析等。学生从“我赏”“我读”“我写”“我画”“我说”等角度进行项目式学习。相较于常规课程,科幻课程能激发孩子对科学和文学的双重兴趣,引导他们主动探索科学知识,理解人类情感与价值,并关注学生在演讲、阅读、写作中的成长。一次“奇思妙想博物馆”项目中,学生以6066年未来人的身份,将手机、耳机等日常物品视为文物,用文字描绘它们在未来人类眼中的模样。这种学习让孩子们适时跳出常识框架,走进了自己创造的科学世界。

“鲲鹏”之名取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,寄寓了想象无界、探索无疆的期许。从鲲鹏奖到南京“五个一”课程、上海“科幻月”实践,科幻教育正为孩子们插上想象的翅膀——让好奇生长为创造,让追问化作探索。愿更多的少年学子以科幻为翼,如鲲鹏展翅,扶摇而上,去定义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


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科幻社招新。曹勇军供图